

到德国法兰克福,必去两个地方:歌德故居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歌德故居在一条古街,奶黄色的小楼有五层高,一看就是上流社会的家庭住所。歌德出生于1749年,父亲担任过皇家顾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当过皇家顾问,就不能再从事别的职业,因此旅行、写作,就成了歌德父亲的生活方式。歌德母亲是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文学修养深厚,夫妻俩经常给小歌德讲授文化、文学、历史,对小歌德影响极深。虽然歌德后来的文学生涯主要在古城魏玛,但这座小楼,却是他一生的精神原点。

来到歌德故居的二楼,细细往下看,是一个有树有花有雕塑的庭园,看着仿佛很熟悉,又很意

兔仰集

齐铁偕

千里

千里新凉起浣湖,自兹一去渺无隅。唯唯过雁频回首,秋落江南第几区。

流影

流影澄明眺白沙,辉辉赫赫映烟家。遥闻雨气来风外,一水浮空浸月华。

我有一枚很喜欢的藏书章,出自当地书法家、诗人一泓先生之手。因着对诗歌共同的热爱,我与先生结缘,得以请他操刀篆刻。或许是因为志趣相投吧,先生欣然应允。当他问我印文内容时,我未加思索便说出“鲁北藏书”。几日之后,我如愿取章,却惊喜地发现印文变成了“鲁北读书”。一个“读”字,瞬间升华了境界,让这方印不再只是藏书的标识,更成了求知的宣言。先生还告诉我,印面留白与开放式的设计,寓意读书之路永无止境。

藏书铃印的雅好,自古有之。

这些年,日子过得清贫和艰难,但特别感动的是,每次在我举步艰难时,都有贵人仗义相助。他们像冬天的太阳,给我温暖,给我力量,帮助我走出泥泞。那是2019年1月26日,天刚刚亮,我就起床收拾好屋子,准备迎接贵客。明知时间尚早,可还是忍不住出门迎了出去。寒风像皮鞭抽打着大地,雪花在风中斜斜飘落,打在脸上生疼。我不禁担忧起来:“天气这么糟,他们怕是来不了了。”我边走边念叨,心里却还存着一丝希望。掏出手机想打电话,又觉得不好意思,只好揣回衣兜。雪越下越大,我也只好转身回家。看到桌上摆好的水果,想起忙了一早晨,不由得有些失望和委屈。突然,手机响了。是金莲妹妹打来的:“姐,我们已经出发,一小时就到。”“好的!好的!”我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脚下也仿佛生了风,将桌上东西又整了整。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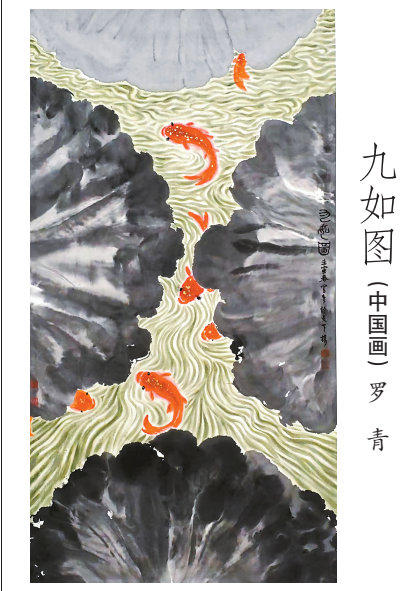
外。几年前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新版《少年维特之烦恼》写序,里面有这样一段:“歌德家里的房子很大,二楼的窗户看出去是一大片花园,歌德喜欢坐在窗前,看人们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孩子们做各种游戏,一边看,一边想象各种故事。”这是从德国人写的《歌德传》中得来的资料,终究隔着一层。真正来到这里,才知道这“一大片花园”实际上很小,只能说从孩子的眼睛看,它很大。

院子里有棵大树,让人久久凝望。读本科时第一次读到爱克曼写的《歌德谈话录》,其中有一段

终生难忘:歌德说,一棵橡树若是长在树木密密麻麻的山谷中,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和空气,它只能使劲向上长,看上去很高,但没有丰满的枝丫和树冠,瘦弱不堪。若是它长在高坡上,土层浮浅贫瘠,也会早早地枯萎凋零。只有长在向阳坡上,“有一个足够宽阔的生长点,让它能从四面八方得到日照和风雨,让它有力量与风霜雨雪持续地抗争,才能长得挺拔伟岸”。当初读到这里,只想到人生要选择良好的成长环境,犹如鸟择良木而栖。而后来才渐渐明白,对每个人来说,世界上从来没有风调雨顺的社

周瘦鹃曾有“千山雨雨凝新绿,人与春风共一舟”的佳句。诗句不仅仅是吟咏风景,也正是周瘦鹃一生交友的写照,周瘦鹃待友如春,其中就包括一群以“开末拉”为魂的挚友。所谓“开末拉”是camera的音译,也是旧时人们对照相机的时尚叫法。

周瘦鹃素来钟爱世间一切美好,1928年在新雅酒楼的一次欢聚,同席恰是一班摄影爱好者,提及摄影的美妙之处,好友张珍侯极力撺掇着他学摄影,却不料言谈间性急的王大佛已差人送来一台照相机,而当时已是摄



九如图(中国画)罗青

会环境,真正的生命力,是精神上要给自己开辟一个“向阳坡”,让内心那颗“橡树的种子”一年年长大,化为一圈圈扎实的年轮,枝繁叶茂。这需要多少学习,多少游历,多少逆境才能形成啊!走过重重窄门,才见天高地远,歌德的深意,需要漫长的探索才能体会。法兰克福大学距离歌德故居不远,步行二十几

一枚藏书章

鲁北

西汉时期,藏书章便已初现雏形。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连珠印,堪称现存最早的藏书印珍品。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不仅藏书富甲天下,其五十六字的长篇印文“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得,将至于鬻,颇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更是将爱书护书的拳

拳之心,镌刻得淋漓尽致。到了现代,许多名家的藏书印章也颇具特色。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合用的“秋之白华”印,将二人名字巧妙融合,浪漫又别致。邓拓先生的“书生之气不可无”,则道出了文人的风骨与坚守。茅盾所藏的《庄子集解》上,盖有他的“玄珠68岁后所读书”的藏书印记,颇有深意。摩挲着自己的藏书章,我愈发觉得,它不仅是书籍的“身份证”,更是我与书相伴的见证。



周瘦鹃和他的“开末拉”恋人

陈颖

影名家的胡伯翔随即开始手把手教他调焦距,胡氏兄弟胡伯洲则在旁细讲光圈与快门的奥秘,这些陌生的摄影法门,在一众好友的“口授手帮”下,如春风拂柳般,撩拨着周瘦鹃心头对摄影的好奇。饭罢,众人意犹未尽,相携乘火车赴南翔古猗园,要为他上一堂实地摄影课。在几位挚友的指引下,周瘦鹃手忙脚乱地举起相机,先摄下木桨轻摇的船轩,又转向水光潋滟的水阁。当“开末拉”发出“克勒”轻响时,光影与心灵的共振竟如此动人。随后,沿途的石桥卧波、乡妇浣纱,高树上的栖鸦、矮墙下的村鸡,连溪边倒垂的树影,都在周瘦鹃镜头中留存。这一日,他随友人们走走停停,将快门声与笑语声录进了春风,凝聚成记忆中最鲜活的片段。

归来后不久,周瘦鹃撰文《摄影第一课》,记录了与摄友度过的美好一日,他在文中写道:“我得了许多朋友,都是‘开末拉’的恋人,往来出入,总以‘开末拉’自随,一看见甚么好风景,便兴高采烈地争先摄影,看他们的热情,真有如饥如渴的样子……”这篇美文后来发表在摄影刊物《天鹏》上,而这一期的《天鹏》恰巧是“华社影展专号”,“华社”即中华摄影学社,由郎静山、胡伯翔、张珍侯等人于1928年初在沪上发起。而这次的“华社影展”已是第二届,影展上数百幅作品如碎金撒入画框,光影交错间尽显社友们对美的赤诚追逐。

初洗首组作品时,周瘦鹃揣着满心忐忑,

生怕漏光损了景致,或明暗失了韵味。可当郎静山、胡伯翔等人见了,却笑着赞“成绩尚佳”,还称他是“可造之材”。他虽玩笑说“愿受严教,不怕打手心、立壁角”,实则深知,是这群挚友的热忱与包容,让他这个自谦“拙鸠般的人”,也能在光影世界里寻得一方天地。

此后,周瘦鹃便常与华社诸君共赴光影之约。时报馆三楼,他们常围着作品品评良久,从构图讲到意境,郎静山以镜头复刻水墨意趣,一幅“板桥画本”竹影婆娑,宛如郑板桥亲笔落墨;胡伯翔也以画家的之眼融于摄影,《一竿烟雨》里的朦胧水汽,似能从纸间漫出来;陈万里则将考古的沉静注入镜头,摄下的灵峰寺梅花,连香魂都凝在胶片上。他们曾一起在晨光熹微时踏露寻景,也曾曾在暮色四合时围坐论艺,相互间的默契,无需多言,便懂彼此眼中的、心间的意韵。

后来再忆那段岁月,周瘦鹃总念起华社诸君,于他们而言,“开末拉”不仅是捕捉美的工具,更是相伴同行的“恋人”,让寻常日子有了光影的温度;而这群握着“开末拉”的挚友,也让周瘦鹃的人生旅途,多了一船春风,满程诗意。

今年是周瘦鹃先生诞辰130周年,其文孙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周南先生继承了他对美的痴情,为纪念祖父诞辰特别精心策划设计了一件“紫砂竹节花盆”。花盆灵感来源于周老的“紫兰小筑”,周瘦鹃对紫砂和竹情有独钟,撰写有竹的散文与诗词,栽培有竹的盆景,他甚至还留言希望身后把自己的骨灰装入一只杨彭年手制的竹根形紫砂花盆里。此件“紫砂竹节花盆”寄托了周南对祖父的思念,也是周氏后人对外先辈最好的传承。



第一次拜访陈奇老师是2022年随《闲话上海》栏目组,到陈老师家录制《阿王拜年》春节特别节目。拜访前几日,陈老师特地请她女儿魏文阿姨联系我,询问我摄制组有几位同事,嘱咐我当天快到的时候发个消息告诉她一声。我一边如实回答,一边琢磨着,摄制组不少人又带着机器设备,为了配合我们拍摄是不是会影响陈老师的作息?拍摄时要考虑画面、光线、景别等因素,免不了要对陈老师家中的家具摆弄一番,种种细节让我越想越过去意不去,但如此珍贵难得的拜访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和团队商量,当天的拍摄尽量做到高效、不添麻烦。

2022年,陈奇老师已经93岁高龄。拍摄当日,一进家门就看见她一身红衣,精神矍铄坐在餐桌边,桌上摆满了早已准备好的水果和点心,带着慈祥的微笑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时不时拿起一个点心“你们吃哦!”虽然是第一次来陈老师家,但这感觉就像是回自己奶奶家一样,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异口同声地唤:“陈老师好,奶奶好!”这情景至今回想起来都记忆犹新,亲切无比。

陈奇老师的女儿魏阿姨也热情迎接我们,“大家都不用换鞋,小刘刚刚发消息说你们快到了,这是刚刚泡好的茶,那么冷的天一人一杯,暖暖手,妈妈嘱咐的。”人数的“谜题”和我的顾虑一下就被奶奶的热茶温暖化解。陈奇老师晚年居住在养老公寓,屋内不仅干净整洁也十分温馨,在客厅的醒目位置,摆放了不少她与亲友的合影,而剧照和奖杯荣誉倒是要“找一找”才能发现。录制节目时,她更多的是讲自己演过的作品和角色。陈奇老师最深入人心的是饰演的那些奶奶的形象,我问她:“您自己最喜欢和满意哪部作品里的奶奶?”陈奇老师答,是《上海一家人》,这部戏很生活化,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更接近。我紧接着又问:“那个时候有观众说这个奶奶长得不好看,您听了会生气吗?”“不会。为了戏,可以不管一切;好看不好看,难看不难看,不管;只要戏好我就演。我喜欢自己的角色,而不是喜欢自己。”

两年后,栏目将过往采访过的沪上名家、大家的珍贵访谈内容集结成文字,出版了《闲话上海:海上有大家》,对陈奇老师的访谈也收录其中。一拿到新书,我再次随栏目组前往陈奇老师家。陈奇老师眼睛不好,我就读给她听,当我念到“爱角色胜过自己”时,陈老师用手指了指这句话,频频点头,两年前的那句“我喜欢自己的角色,而不是喜欢自己”仿佛又再次在耳边回响,让人一凛,肃然起敬。

如今,陈奇老师已仙逝,再唤您一次奶奶吧。奶奶,我们喜欢您的角色,也更喜爱您!

『国民奶奶』陈奇

刘焯

全餐饮公司的白总。临走前,白总从包里掏出一沓钱轻轻放在桌上:“小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快春节了,给孩子们买点好吃的。我们加个微信,回头把卡号发给我。”一边说一边和我互相加了微信,我一时间眼睛一热竟不知说什么好。时隔不久,收到信息,卡上多了些钱。我激动得不能自己,将写作业的小女儿一把抱住说:“宝贝,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报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小女儿不住点头。此后每个冬天,我都常回想起这件事,他们每个人的面容在眼前浮现,异常真切。这份情谊,我一辈子忘不了,每每回忆起来,都是阵阵的暖意,鼓舞着我再难的路也要坚持走下去。

没有比一起创业打拼、吃苦耐劳的夫妻更值得捧场的。

暖冬之光 责编:殷健灵

走出泥泞

单小花

士和金莲妹妹一齐看向我,点点头微笑。我抬头默默看着每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怔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们看出我的窘态,火老师转脸微笑:“小花,郭佳和马金莲对你关注已久,一直多方寻求资助。那次读书会上,我特意向白总和黄董事长说起你的情况,他们答应资助。”听了这话,我才知没听错!此时如梦初醒,激动感动如决堤洪水奔涌而出。这时我才知道,白春玲女士就是聚德

师转脸对我说:“小花,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我只好笑着放下茶壶,和他们坐在一起。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说笑,温馨弥漫满屋。

郭佳姐转换话题说:“小花,本来想给你买台电脑。自从萧关读书会上白总见了你,说要解决你的实际问题。聚德全餐饮公司决定每月给你和孩子打点生活费。”话音刚落,火老师、白女

儿和金莲妹妹一齐看向我,点点头微笑。我抬头默默看着每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怔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们看出我的窘态,火老师转脸微笑:“小花,郭佳和马金莲对你关注已久,一直多方寻求资助。那次读书会上,我特意向白总和黄董事长说起你的情况,他们答应资助。”听了这话,我才知没听错!此时如梦初醒,激动感动如决堤洪水奔涌而出。这时我才知道,白春玲女士就是聚德

师转脸对我说:“小花,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我只好笑着放下茶壶,和他们坐在一起。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说笑,温馨弥漫满屋。郭佳姐转换话题说:“小花,本来想给你买台电脑。自从萧关读书会上白总见了你,说要解决你的实际问题。聚德全餐饮公司决定每月给你和孩子打点生活费。”话音刚落,火老师、白女儿和金莲妹妹一齐看向我,点点头微笑。我抬头默默看着每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怔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们看出我的窘态,火老师转脸微笑:“小花,郭佳和马金莲对你关注已久,一直多方寻求资助。那次读书会上,我特意向白总和黄董事长说起你的情况,他们答应资助。”听了这话,我才知没听错!此时如梦初醒,激动感动如决堤洪水奔涌而出。这时我才知道,白春玲女士就是聚德